

千手文

手办·拉布布·阿乐

儿子发信息要赞助,说是想买二手“拉布布”。“啥是拉布布?”“手办!”我直接懵圈。刚弄懂手办是啥,又冒出个“拉布布”,真是哭笑不得。结婚晚、孩子小的好处就是——都退休了,一把年纪还能和小孩一同体味童趣。

按儿子科普,这个不能吃不喝、更谈不上传递正能量的小玩偶,在全球的火爆程度让人瞠目结舌!一个限量版拉布布价格高达百万,在欧美更是引发抢购潮——比如在拉斯维加斯,有顾客凌晨就排起长队……

据了解:拉布布(LABUBU)诞生于中国香港插画师龙家升笔下,原型来自其创作的《精灵三部曲》中捣蛋鬼的形象。2015年,龙家升被潮玩品牌“泡泡玛特”签约。2018年前后,这个竖耳朵、尖牙齿的邪魅精灵,通过泡泡玛特盲盒试水,以59元定价悄然登场。但拉布布真正走红是在2024年,因其创意形象设计、限量属性及线上抢购难度大,一夜之间在东南亚引发疯抢,热度迅速攀升。一款全球唯一的薄荷色拉布布在永乐2025春季拍卖会上以108万元落槌成交,此外,本场拍卖还拍出了全球限量15版的棕色拉布布,价格为82万元。

这让我想起雪都吉祥物“阿乐”。它的造型同样古灵精怪,丑萌讨喜,符合当下多元审美需求,怎么就没形成效应?仔细研究发现:拉布布能成为全球现象级爆款,得益于“明星效应”的强力加持和泡泡玛特对拓展联名合作的市场化判断。

2024年以来,韩国知名艺人曾多次在社交媒体晒出与拉布布的合照。随后,贝克汉姆等诸多欧美一线明星也被拍到随身携带拉布布,吸引了众多粉丝的模仿与社交分享。国内宋茜、鞠婧祎、华晨宇等明星也纷纷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的拉布布,引得粉丝疯狂追捧。

那么咱的阿乐呢?雪季旅游最红火时,谢霆锋等大牌明星云集阿勒泰,咱是不是也该抓住机会展示阿乐?

当然,一个玩偶的火爆,除独特外观设计外,还有以下原因——

一、多种产品形态:包括盲盒、玩

偶、贴纸、口罩、手机壳、笔、衣服、挂衣、挂件等,将时尚元素融入日常生活。这种多形式开发让拉布布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,增加人们接触和喜爱它的机会。而我们的阿乐,似乎只有玩偶(布娃娃)一种形式。

二、明星与意见领袖的营销效应:明星粉丝会因偶像的喜好关注拉布布,并作为“社交货币”,进一步提升其在大众眼中的地位与吸引力。

三、社交媒体传播:通过社交媒体,玩偶的可爱形象及粉丝的各种创意玩法(制作特定挂衣、定制不同场景造型等)形成病毒式传播效应。

四、限量款与稀缺性营造:限量版和稀缺性设计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与收藏欲。对一些粉丝而言,拥有限量款不仅是对偶像的喜爱表达,更是向他人炫耀的社交资本。

如今,随着时代发展,特别是信息技术迅猛推进,我们与其他地区在文化艺术形态上的距离不断缩小。说白了,国内其他城市有的,我们很快也会有;大城市出现的流行文化(事物),很快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大街小巷。但必须清醒认识到:熊猫画虎还行,在包装宣传、精准营销方面,我们还远未达到精髓。

就拿阿乐与拉布布来说,在形象设计、制作材质等方面难分高下。吉祥物阿乐的商业价值主要体现在宣传推广,作为吉祥物“周边产品”,可能有一定纪念意义,但收藏价值有限,这是因其与特定活动或主题相关联。也就是说,它只在冰雪旅游季红火一阵,其余时间鲜被提及。如今,冰雪文化逐渐成为本地主流文化,肩负着经济发展和地域文化承载的使命,作为“人类滑雪起源地”文化形象载体的吉祥物——阿乐肩负的使命还重着呢!

文化无界,流淌天下。一座城市的文化浓度,主要取决于吸引力而非生产力。文化吸引力的产生,未必需要大师云集、学派丛生。一时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城市,万不可在此“揠苗助长”,只需认真梳理文化脉络,找准文化形象代言人或物。毕竟,一切精神文化都需要物态载体的,先混个脸熟再说!

风雅颂

绿野山花

“牡丹开了,芍药也开了……”电话那头,加娜提喋喋不休着。去年金秋,我曾去过铁热克提乡,那是一处诗意的栖息地。今春的脚步虽迟却疾,仿佛一夜之间,大地便抖落冬装,换上春衣。加娜提已一周没进山,险些错过了这场“狂欢”。哈巴河县的铁热克提乡名声在外,“西北第一乡”说的便是它。这种称谓非虚名——它位居阿尔泰山南麓、哈巴河上游东岸,海拔千米以上。老话说,世上本无路,但在这里,羊肠马迹、驼道牛径纵横交错,唯难难觅一条规整的人行车马道。

或许正因进山之路难行,反倒激发了人的好奇心与好胜心——人无我有,人有我强。当我走进铁热克提乡,四仰八叉地在大绿毯、大花毯之间烂烂、躺平,哪怕片刻须臾,都觉奢侈至极。加娜提念叨的那些牡丹、芍药,天生地养,不知已在此扎根多少寒暑。在植物学家看来,常见的人工育种培育的牡丹、芍药,少了野性、多了娇气,富贵有余、坚韧或缺。而山里的野牡丹、野芍药,单论抗病耐低温的基因,堪称国内其他牡丹、芍药的“祖师爷”。

山里的树、花、草,都极有个性,张扬中透着野趣。山坡的高低起伏出人意料,全然不按常理出牌。落叶松三三两两散落在各处,这边三五株,那边两三株,仿佛是天上的小仙女大梦初醒后,随心撒下的种子。“夫妻树”尚可相依为命,有些则是孤零零地立在半山坡——前不着村后不着店,连牛羊马骆驼都极少踏足,就这样守着一辈子的孤独与寂寞。人叹其寂寥,没心没肺的树却觉得无伤大雅。耳根清静,亦是一种福气!落叶松如此,花花草草更不例外。高高低低、远远近近的山坡,像人体的肌理一样,裹着布满绿草的“皮肤衣”。云朵看在眼里,不留恋热情好客的蓝天,从山的这边探个头,便匆匆忙忙赶赴另一边。前赴后继的云朵不约而同赴约,这是一场春天的盛宴,一场生命的约定。云朵尚且如此,那些被不起眼的牛马踩踏的花草,对生命更是只争朝夕——“条条大道通罗马”,只要有一滴水,一粒不知从何处飘来的种子,它们会大口大口呼吸,拼尽全力吸收太阳的精华,竭力破土而出,奋力生长。这一切在我眼中,高级且高贵,满是感动,直叫人泪目。花花草草尚且能野蛮生长,何况是有思想、会抉择的人类?

秋日里,我曾在这天然绒毯上忘情小憩。此刻望着漫山遍野的生机,不禁遐想——若能摆脱琐事束缚、穿越时空限制,像眼前花草这般无所顾忌、无忧无虑,该多好!



2014年3月,郑州,乍暖还寒的早春,天空清透如洗,枝头新芽正积蓄力量,静待萌发。在《散文选刊》2013年度最佳散文奖颁奖典礼暨《散文选刊》创刊30周年论坛上,我第一次遇见塞壬、东珠、阿瑟穆·小七三位青春洋溢的散文作家。

来自东莞的塞壬,当时尚未从职场脱身,2013年刚写完《匿名者》。或许她自己也没料到,这部作品会成为其早期代表作。

吉林的东珠热情开朗,常为女伴编织精致的发辫,周身散发着温暖的光芒,与她笔下那些琐碎现实活形成鲜明对比。

而从阿勒泰来的阿瑟穆·小七,整个人就像她所处的遥远地理场域,朴素、简洁,开会时总习惯性选个偏僻座位,实在无法推脱才接过话筒,认真发言。

“三年前开始写作,我爱唠叨,家人都有些厌烦,连牛羊见到我都要四散奔逃。后来想,怎么能让这份唠叨换个方式安放,便开始了写作……”她这番幽默自述,让严肃的会场瞬间活络起来。也正是这段风趣的总结,让人记住了这个“沉默寡言”又“滔滔不绝”的作家。八年后,她的散文集《解忧牧场札记》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提名。静水深流,她的创作从未停歇。

读者的目光总先被阿瑟穆·小七的活泼与幽默吸引,她别样的叙事风格仿佛给忙碌压抑的生活投下一道松弛的光,让匆忙的心灵能在其诙谐的意趣中喘口气。她的文字里没有一本正经的矜持,也没有故作深刻的姿态,那份轻松、愉悦像清泉从心底汩汩涌出,汇成一片宁静辽阔的高山湖泊——看似清浅,实则深广;看似信手拈来,实则藏着无数苦探寻。

轻松、诙谐是阿瑟穆·小七写作的自觉,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。“阿勒泰的风停了又起,起了又停。当地人反倒常以受虐狂的神情向外人炫耀本地风的威力。在起风的日子,他们走路不是前倾就是后仰,方向全看风的意思。”“牧羊犬常因工作太过单一、喜欢找些乐子,脚步跟着车速越来越快,没人晓得它们是牧羊犬还是火箭。”《哈萨克牧民慢生活的智慧》“牧场上的牛特有原则,把一动不动站在路中间或院子门口当成可贵的行为艺术,天天坚持,从不厌倦。”《在牧场,路权马牛羊说了算》“托鲁斯先生今年五十多岁,谈话中最常提到的是《阿勒泰日报》,他待报纸,就像待初恋情人。”《修水管的托鲁斯先生》

阿勒泰,我的第二故乡!二十余载光阴,我在这里完成了求学、工作、成家、育子的人生必修课。即便如今身处异地,那些扎根于此的亲友、那些铭刻于心的记忆,仍如无形的丝线,将我的心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。

每次重返故地,都要四处走走,或是驾车缓缓穿行在解放南路,统建楼群依旧矗立,只是往昔的地标单元——地区环保局、门口的川菜馆、119消防支队、迪隆餐厅等早已搬迁,徒留改头换面的建筑,如褪色书签标记着过往……

穿过熟悉的美容店门洞,驻足在一号楼前,抬眼望去——千禧年装修时换上的窗户、精心挑选的窗帘,竟奇迹般地保持着原貌!恍惚间,楼下嬉戏的孩童与记忆中儿子的身影重叠——那个我每天在后窗目送上学的小小背影,仿佛仍在晨曦中出发、在暮色里归来。此刻,阳光斜照在斑驳的窗框上,浮动的微尘沉淀着二十年的光阴!

小区里,熟悉的老变压器还在,杂草掩盖了小花坛,不知何时榆树种子在此扎根发芽,长成了大树。目光久久流连在这些陈旧的楼宇上,它们沉默着,却仿佛在低语,旧时光里的点点滴滴在眼前不住地流淌——

与统建楼的缘分始于1987年。刚从苏北农村来到这座陌生小城的我,心中满是不安!

那年,父亲在马路对面的安全处工地务工,还记得在食堂西面的大榆树下,搭着的两间简陋工棚,那是我们最初的家!哥哥先一步住在了这里,是为高考冲刺。来到小城的第二天,父亲带我拜访了住在统建楼的叔叔,其大女儿与我哥同龄,同班备考。明亮的楼房,对习惯了苏北农村土屋、尚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我而言,简直是新世界——那份整洁、那份“高耸”,在心中激起了巨大的震撼波,“原来,生活可以是这样!”

光阴流转。1990年我从地区师范毕业,走进阿山制药厂,有了攒钱买房的梦想。1993年年底,64000元,我拥有了梦想中的家。那栋楼,在统建楼片区最亮眼,紫色外墙,米黄色门窗,散发着崭新的气息。它南北走向,两个单元,隐在环保局和中

在阿瑟穆·小七的碎碎念里,牧场的人辛苦又勤劳,冒失的小伙子偏又实在得可爱。而牧场上的牛马羊反倒逍遥自在,活得优渥——病了有人伺候,丢了有人跑断腿寻,只要乐意,随时能霸着路面。天地很大,人很渺小,只要风调雨顺、牲畜平安,牧户便会载歌载舞、心满意足。

还有那些幽默的故事化日常。阿瑟穆·小七费了好大“心机”,从牧民手里以百元价格换得心心念念的老物件,心里正偷着乐,又怕卖家反悔,忙用旧毡布裹了,匆匆拖出来。冷不丁被羊群潮水般围住,正窘迫地突围,偏巧又被负责责任的警察大叔撞见,质问道:“嗨,你包了啥东西?”“知道吗,这是违法的!”“一个老人家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儿?”“老实交代吧!”阿瑟穆·小七愣住了,心里不住地打鼓:“买马槽子也违法吗?”直到牧羊人认出她,大声招呼:“是小七老师吗?我们的大作家,你咋了?”全世界都听得出牧民朋友语气里的揶揄,可平日子里从不愿以“作家”自居的她,此时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。“一听有人叫我作家,顿时来了精神,还不忘拍拍腿上的灰、理理衣领和头发。”等弄清真相,警察笑着说:“刚才看你拼命提马槽子的样子,真让人感动!”原来,警察以为她偷了牧民的羊。而她在解释时,还不忘唠唠叨叨向警察“宣教”:“这是旧马槽,有上百年历史,保护游牧文化,旧物最具说服力。”(《毛毡里的马槽》)这种让人欲罢不能的唠叨,正是她的精髓。

朴素的语言裹着生动的形象,加之她眼光精准,寥寥几笔就能把人写活。这种看似无技巧的写作,实则是“无招胜有招”。在多年的讲述中,阿瑟穆·小七形成了属于她自己的叙事语言。干净、从容、自然、淳朴的特点,高度契合了阿勒泰地区原始、雄浑、自然天成的地域气质,也与乡邻淡定、松弛、节俭、敬畏自然的性格相呼应。独特的地域风貌、鲜明的民族个性为其语言提供了丰沛的滋养,成就了她的写作。阿瑟穆·小七像一棵树,深深扎根于此,孜孜不倦地埋头劳动、努力生活、辛苦创作,守护着这片精神家园。

阿瑟穆·小七曾经的身份是布尔津县的一名工作人员,负责收集、整理当地游牧民族非遗文化档案。那时,她被家乡丰厚的游牧文化历史资源深深吸引,萌生了到山野牧场生活的想法。

2008年,阿瑟穆·小七在阿勒泰市郊租下一处院落,命名为“解忧牧场”。辞去职务后,她与家人迁居至此,开始收集整理游牧民族的老物件,同时进行创作。

阿瑟穆·小七从网络写作起步,新浪博客“小七的冥想盆”吸引了大批文学和自然爱好者。期间创作了儿童小说《淘气的小别克》和散文集《从前啊,有一只猫小宝》,还为作品画了插图;另有图文并茂的《我的小小骆驼蜜糖》。

她从不是单纯的书写者,更是游牧民族非遗文化抢救者。她开过微博,办了微店,帮村邻里居卖手工艺品、奶制品、纯手毛皂,还有纯天然零污染的环保化妆品。多年坚持下,亦在市政府的

眼前清晰放映。阵风拂过,枝叶沙沙作响,像是在回应!老车库还在,偶有从楼栋里进出的人,他们肯定不知道站在院子里的这个人,也曾在这楼道里上下下下,早出晚归。

四十余载的风霜雨雪,让这里大部分的楼房显出疲态与破败。锈蚀的管道、堵塞的下水困扰着留守的老住户,拆迁的传闻年复一年。但在我的记忆里,这里永远封存着生命中最珍贵的片段——奋斗的起点、爱情的见证、成长的足迹。

是的,这片在旁人眼中的老旧小区,于我却是无可替代的精神原乡!未来,无论它以何种面貌存在,这份沉甸甸的情,都将如窖藏老酒,在心底愈久弥醇;无论我的脚步丈量过多么遥远的土地,灵魂深处总在回望统建楼那扇熟悉的窗——那是根之所在,是岁月长河里,我永恒的眷恋与守望!



统建楼

岁月里的眷恋与守望!

◎徐宜田



统建楼

国银行背后,仅隔一条通往林业处的巷子,便是地区二中(内含实验小学)的院子,是名副其实的学区房;加之,中心市场近在咫尺,生活便利无可挑剔。

在这个温馨的巢穴,我迎来了人生的重要时刻——新婚的喜悦与初为人父的感动。

清晨邻里的问候、傍晚全家散步的温馨,孩子们们在楼前空地的欢笑,在以往漫长的日月里构成了最朴实的画面。直到2004年春,因工作调整,我们举家迁往乌鲁木齐。

很长一段时期,房子始终空置,因为我固执地以为——它仍是随时可以归来的港湾!

如今,每次故地重游,穿过门洞,走进院落,站在15号楼前,习惯性仰望那扇曾属于我的窗——窗框和玻璃刻着岁月风霜,窗帘也褪去了当初的鲜亮……那一刻,亲切与不舍如潮水般涌来,那些柴米油盐、欢声笑语的生活片段,如同老电影般在